



■這種淺褐色的小動物，是否令人驚歎呢？好幾世紀以來，就是它令人類充滿害怕，但從某些方面來說，它卻又與人類是那麼地接近。

海外特約作者／Alain Ravalet

法文譯者／郭淑惠

照片提供／巴黎清潔服務處

& 加納華 Carnavalet 博物館



來自地獄的兄弟

老鼠

丙子年，老鼠來當家。在中國人紀年的十二生肖中居第一位的老鼠，好像不是那麼討人喜愛，在法國的日常用語中，也有一些負面的陳述，例如：獐頭鼠目——形容那些使我們心理極不舒服的人。

吝嗇的跟老鼠一樣——指那些寧可死在成堆的穀粒上，也不肯施捨一點給需要者的鄰居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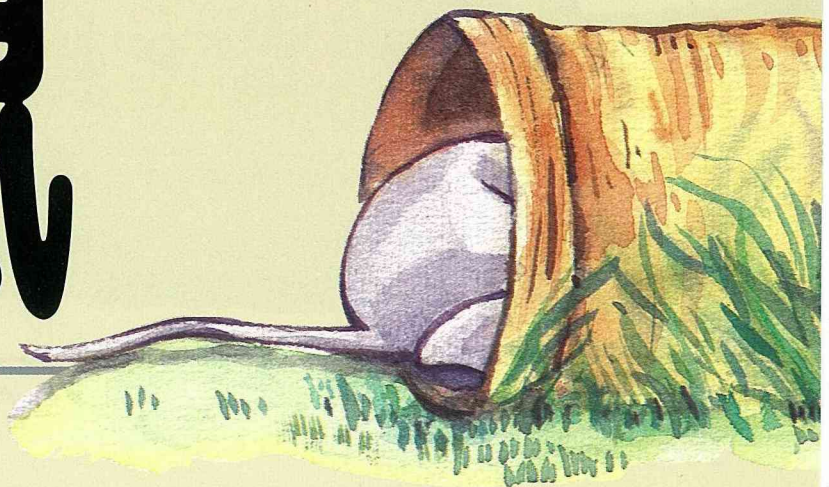
旅館的老鼠——指那些搶劫房間的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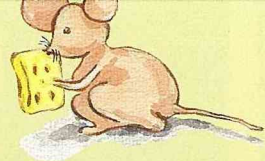
離開船舶的老鼠——指情況危急時棄親人而去者。

圖書館的老鼠——指那些喜歡舊書，勝於同類的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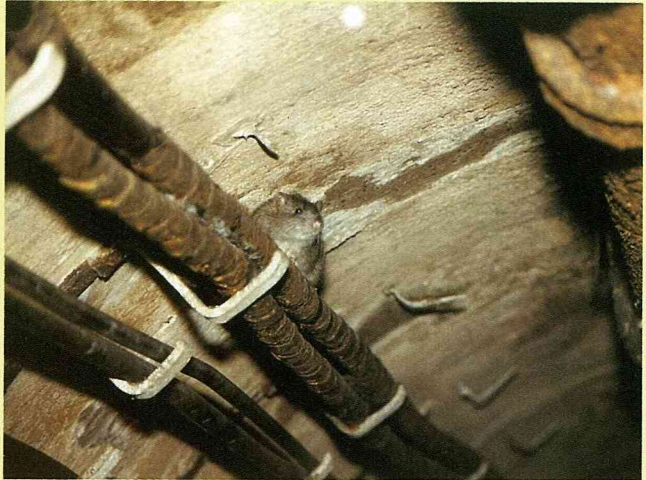
且讓我們來看看，一般字典中怎麼說：「老鼠，源於亞洲的嗜食性哺乳類動物，危害不小。十三世紀時，老鼠進軍歐洲，毀壞穀倉和商店。」

對老鼠我們真是無可奈何！





The Rats



■對人類危害頗大的動物來說，美食的標準並不嚴格——像管道、電纜和塑膠，它們都可吃下去。

這個小動物，根本就無可救藥。而這篇文章也很可能，變成像是身陷於可怖的博物館般...

然而，這小動物在某些介紹中，也曾以較優雅的方式出現。像十七世紀著名的法國寓言家，就在許多文章中，將老鼠搬上舞台。在寓言中，老鼠時而變成一位竊取和嘲笑大象，卻又被貓吃掉資產階級；時而變成一位偽善又吝嗇的道士。怪哉！怪哉！那麼在老鼠和近代人類間，還是有一些共同之處囉！

動物真的很少受到讚揚。且讓我們回溯一下歷史。歐洲於十四世紀時，遭受到歷史上最大災難。此即由我們正在研讀的親愛的小動物，所傳染的黑死病——鼠疫。總結的死亡人數龐大，在不到5年內，就死了2400萬人。這個大災難，將歐洲強勁的生命力一掃而空，帶走了1/4以上的

歐洲總人口。這個不幸，一直持續到十八世紀末，儘管規模已變小，但卻一再週期性的重演。就連1965年倫敦的鼠疫，也還取走了7萬人的性命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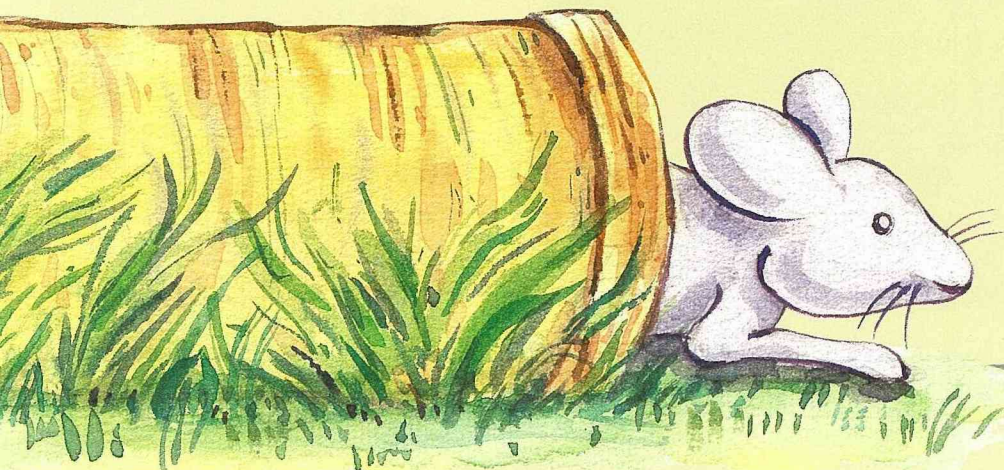
最先與鼠疫連結一起的老鼠，是鼠疫桿菌最鍾愛的傳播者。這項事實，於1894年，由一位旅居香港的法國醫生，成功地隔離了黑死病真正的傳播工具——老鼠身上的跳蚤後，方得到證實。

寄居在老鼠身上的跳蚤，隨

著老鼠一起旅行。老鼠不就是因為能夠適應各種地理和氣候條件，和它對旅行的喜好，而更令人生畏嗎！

事實上，鼠疫在因著嗜食性動物的遊歷而傳播到全世界之前。它原是定居在喜馬拉雅山脊分支，亦即中亞高原的搖籃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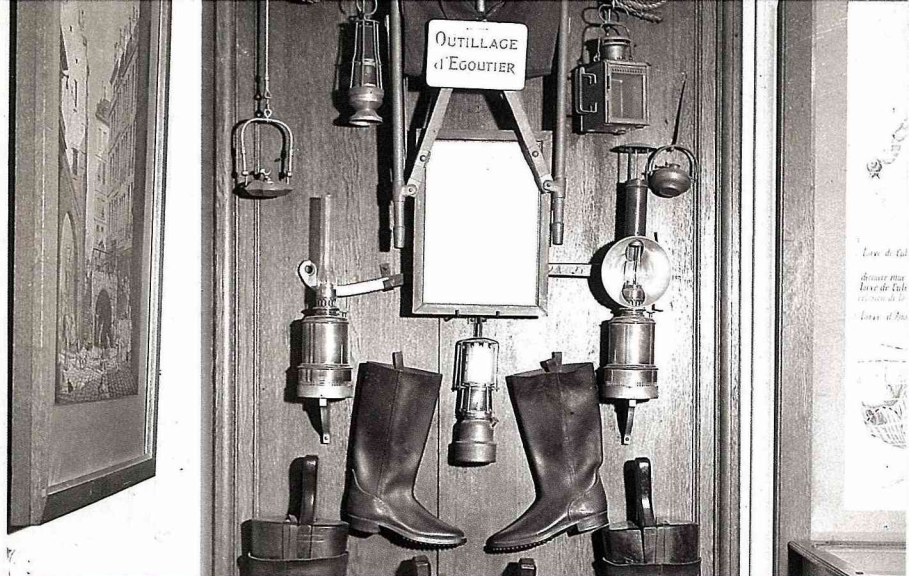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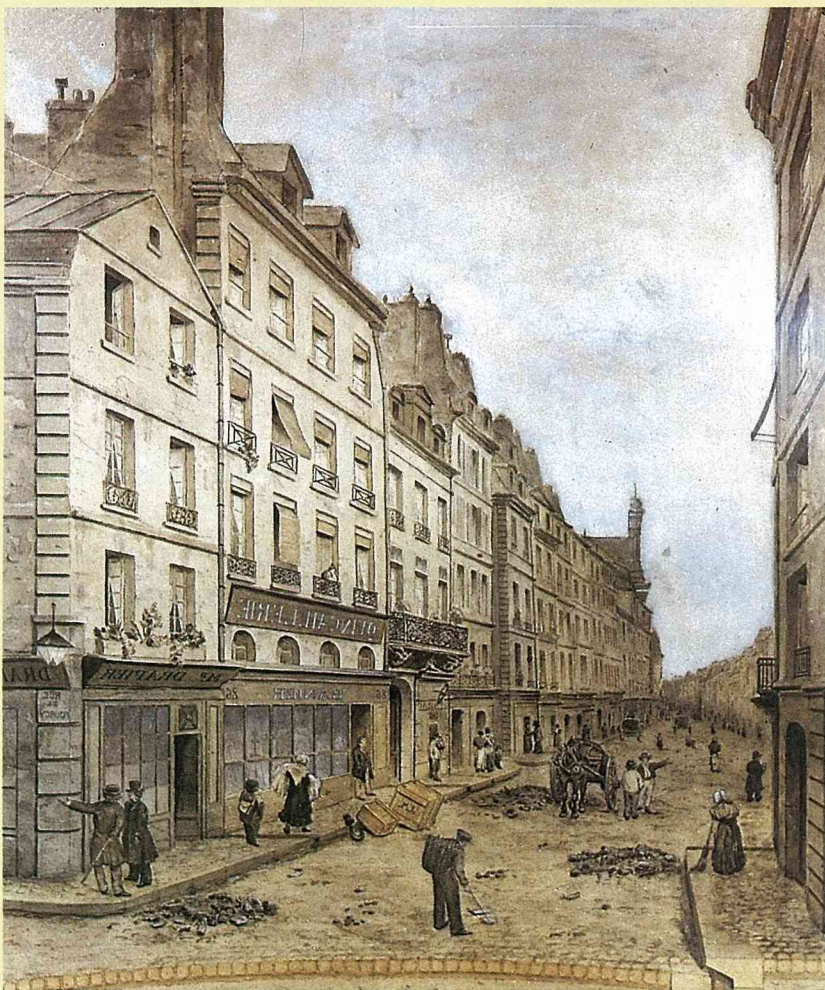
因此，這邊談論的是，由老鼠所攜帶的跳蚤。而老鼠本身，又由人類所攜帶。我們親愛的小動物，若能將其邪惡的禮物，傳播到世界上，也是拜人類作戰或開墾時，在貨倉中，運載了老鼠和帶鼠疫的跳蚤之賜。這嗜食動物，也充分利用了科技的進步，像蒸汽輪船，便是鼠疫傳染巔峰時期中，老鼠將病源傳到全世界的理想方法。十九世紀末時，全世界的人類，都無法遁逃於鼠疫的魔掌下。香港在1894年流行鼠疫，孟買則在1896年，等等...





■戰場小路中的士兵。50年代一位巴黎通陰溝的工人。我們是不可以隨便開老鼠玩笑的，因為老鼠也是有靠山的。

■巴黎人生活在其上，而老鼠則生存在巴黎的陰溝迷宮和地下道中。事實上，老鼠的數量跟人差不多。(19世紀的圖案)。



■50年代開發陰溝的工具。我們能夠感覺得出來，他們已經準備好，與來自地獄的怪獸，進行一番對抗。

要提醒大家的是，我們忘記了老鼠本身也因自身傳播鼠疫，而成鼠疫的第一號犧牲者。雖然我們對老鼠的情結太深，但在對老鼠大聲斥罵之前，還是把我們的惱怒，保留一些給跳蚤吧！

總之，某些人認為在人類歷史中，桿菌 - 跳蚤 - 老鼠三人組，害死的總人數，遠比所有戰爭和革命的犧牲者還多。為把鼠疫的故事講完，桿菌事實上並不需要老鼠就可傳播，因為顯而易見的是，跳蚤本身就可傳播鼠疫，或藉由其他學術研究的東西，像是含有病菌的噴霧劑——那是二十世紀戰爭工業學者所發明出來，以在敵營傳播黑死病的研究成品。事實上，老鼠也到了近代人類身邊，才成了一位祭壇孩童...

我們正在研讀的文字對象，雖然對人類造成為害。但我們還是必須為它找出一些善良的特性，稍微為老鼠平反一下。

事實上，老鼠並不以傳播鼠疫桿菌為樂，但卻喜吃人類儲藏的食品，並與人類所到處同往。第一批隨著輪船貨倉，到達歐洲的黑鼠(或田鼠)，特別喜歡吃食木頭和五穀，在這方面來說，黑鼠與其同事溝鼠(城市的老鼠)，一樣好吃。

在一年的時間內，全世界的捕鼠器(大約370種)，總共消費了3300萬公噸的糧食，亦即總收成的30%。但淺黃褐色的老鼠，就較容易款待。它吃任何掉到它嘴邊的食物，像是皮革、木頭、紙箱、塑膠和橡膠。有時也吃

管線和電纜線...

要知道這種不挑食的胃口，也曾使這小動物變成英雄。故事發生在1942年11月，二次世界大戰如火如荼時的蘇維埃聯盟的史達林格勒城郊。104部德國坦克，聽命等待進攻這個城市，這是當時最慘烈的一次屠殺之一（但也是最光榮抵抗之一）。攻擊的時刻來到，野蠻人穿戴好盔甲，準備好再一次服從，那貪好勝利的過度興奮者的將軍發號施令。軍人爬上那坦克大車，在接到首領發出的命令後，正要將坦克車開動時，但卻發現坦克一動也不動...原來稍遠處，一群殖民老鼠，在享用完停妥的坦克車座倉的電線大餐後，正飽足地睡著午覺。

這不就是這小動物的第一個大優點嗎？這是一個戰爭的事實，而非虛構！

但歷史上，有關這好漢的優點不多，我們也還沒有方法可避開這小動物，而這小動物也還沒鬧夠。儘管對付這小黃褐鼠的手段很多，但似乎大自然的母親，賜給老鼠夠用的才華，以抵抗各種侵略。

其抵抗能力的首要條件是，超強的生殖力。老鼠是地球上繁殖力最強的哺乳類動物。由於雄鼠數量眾多，一隻水性楊花的母老鼠，一年即可生下好幾百隻小老鼠。生下的小老鼠，皮膚光溜溜，成暗玫瑰色。生下來兩星期後，才看得見這世界，因為小老鼠生下來時，眼睛都是瞎的...

老鼠如何能夠如此數量眾多地生活在一起，並相互忍受呢？因著老鼠本性的詭計多端，使得老鼠間，在雜居不合或缺糧時，便會殘殺看不順眼的鄰居。這真的讓我們更容易了解到，同居共處的不容易。而這點在老鼠和人



■不論遁逃、藏匿或戰略性的抽身，老鼠對這種訓練的精修程度，已跟真正的戰略一樣。

類間，實在有太多相似。

在超強的生殖力外，老鼠還有一個主要的致勝王牌。此即能夠適應於所有地理條件、氣候、地形和天災的能力。總之，它們可謂能夠適應於任何一種狀況和各種地點。簡而言之，這又是老鼠與其最親密的同伴——近代人類的另一個相似之處。

動物真是狡猾！為了餵養自己 and 自我防衛，需要逃離或攻擊時，沒有所謂它們不知道的詭計。如果老鼠想要偷吃架子上的食物，却爬不上去時，會怎麼辦呢？老鼠群會自己作樓梯，即相互堆疊。若老鼠要偷吃的是，保存在狹隘細瓶頸中的液態食物，而怎麼拿都拿不到時，就會選派四肢最勻稱的老鼠，將尾巴放進瓶子中。之後，再將這液態食物與同伴分享。

或許在兵法之中，老鼠才是最出類拔萃的。這種高超的技術，包括閃躲、遁逃和防衛。

「防衛藝術的專家，往往掩藏在第九層地下...」（孫子兵法第四章第七節），老鼠並不喜歡啃食書本，只不過將書本放入體內而已。

事實上，嗜食性動物獵者日誌中，在使用過所有殺戮者能夠想出的最惡毒的捕鼠陷阱後，還是捕不到什麼老鼠。某些人終於

不得不重新高估這位敵手。有時人們，會將籠子中逮到的老鼠，放生到大自然中（或將它放到討人厭的隔壁籠子中？）。

這種懂戰略性的老鼠，不但可指出陷阱所在，而且還可在警示危險和陷阱時，拯救族群。事實上，老鼠軍隊的年長將軍，會在陷阱和危險之地，用特別的味道作記號。甚至在場地危險時，還會排定族群的移動路線。孫子不就說過，「戰爭乃是建立在欺騙上。當情況對您有利時，就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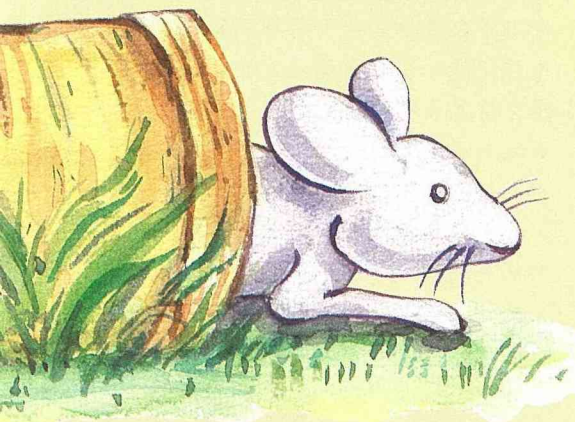


勇往直前，並就著力量的分散和集中，變換情況」。（孫子兵法第七章第十二節）。

此外，由於生活在深處潮溼的排水溝中，老鼠逐一打敗挫敗進攻敵手。這事實上又是印證了另一格言：「假若您要作戰，不要在靠水的地方，跟敵人進行對抗。找一塊面對太陽的高地，做為基地。」（第九章第六節）。



■在本世紀初，一位巴黎的通陰溝工人，將老鼠放在安全的地方，準備根據捕獲老鼠的數量去領賞。



■在飢荒時期，美食家也是能夠放寬標準的，而廚師也能即興創作。這裡就有一个人，已準備好要見證老鼠並非只有缺點而已。



■某些人因著老鼠會造成危害，而找到謀生工具。這是一位19世紀的滅鼠英雄。

老鼠因此是個不得不令人尊敬的敵手，假若我們不識破它，小小惡魔般腦袋想的詭計，就無法打贏它。某些滅鼠者的手段，令人作嘔，酷刑百出。他們有時將老鼠的肚子剖開，塞入胡椒，然後將它們放了。等到這垂死的老鼠，回到窩中時，同伴們一個個嚇得痙攣，然後成群地自動離開這場地。這乃是另一種形式的心理戰...

老鼠塞滿胡椒？假若我們再加上一點調味料，來一根烤肉鐵串和炭火...或許...「好可怕！我們聽到您們在說什麼了，為何不試看看？」

要知道當1870年巴黎被圍攻時，就是老鼠拯救了飢荒中的巴黎。老鼠再加一點調味醬，或烤或燉胡蘿蔔。在當時許多巴黎的名餐廳中，都有這些菜，還有特製的香菇老鼠醬。

中國大陸也出過相同的主意。80年代初期，中國大陸的衛生部長，宣布在3年的滅鼠運動後，總共殲滅了20億隻老鼠...但另外還有30億隻老鼠，每年繼續吞吃1500萬公噸穀物。這就是為何「經濟日報」中，鼓勵民眾不妨試吃鼠肉。

為什麼不試試看？這又是老鼠可被善加利用的一點。為何鼠肉，就會比別種肉不好呢？現在

應該再看看，嗜食動物還帶給我們怎樣的好處。在排水溝中，老鼠會為我們進行一項效果令人折服的清潔工作。每天好幾公噸的垃圾，就這樣地進入老鼠的喉嚨中。

還有實驗室中的老鼠！這是個敏感話題。會令許多保護動物協會代表惱火的一個問題。

我們可將之當成自然法則的一種形式演變，某些動物的生存，不就必須依賴在某些動物的死亡上嗎？並將某些經驗（必須而且得根據嚴格的法則而來），當成是對抗，以求得人類的生存與科學的發展？（特別是對抗的對象，為可怕的鼠疫時）。

因此，也請想想那些每當有醫藥研究進行時，就得為我們死在實驗室的老鼠。（至少偶爾想想）。

沒人為老鼠說話。但在中國文化中，老鼠卻在占星術中，佔有一席之地。十二生肖屬老鼠的人（假若我沒搞錯），在心智、記憶和在團體中生活能力都很強，並使得牛都忌妒它們。

不要遺漏了老鼠，那討人喜愛，且較不招搖的鄰居——蝙蝠。蝙蝠還是中國幸運的象徵。這個象徵，乃是取其發音的，這可是千真萬確的！（動物的蝠，與福氣的福，發音一樣）。

您看，老鼠還是有值得稱道的...老鼠是人類身邊，數量最為眾多的動物。像在巴黎這樣的城市中，老鼠和居民一樣多。在許多寓言中，老鼠自然而然地，將人的性格弄得怪里怪氣。從人鼠自然的共居，就可看出這兩種生物其實具有一些共通的特性！

全部該說的都已說完了，懇請讀者接受我的祝福：金鼠年行大運。

鄉